

民族文学译丛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印

一九八三年七月·北京



编 译 说 明

为了了解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及其取得的成果，我们决定陆续编译一套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集，以供我国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借鉴。

我所确定今年秋季在西宁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因此我们首先编译了史诗研究资料专辑（一、二集）供到会同志们参阅。本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论著；二、研究我国和邻国共有的跨界民族史诗的论著；三、对研究和搜集出版我国少数民族史诗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著。这里有五十年代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伦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源流》（引言）和法国学者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结论），也有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和个别专著的部分章节。以上资料，除在苏联发表的以外，其余各篇都发表在西德波恩大学中央亚细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瓦尔特·海西希教授主编的《亚洲研究》（1979—1982年间出版的第68、72和73卷）上。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学术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新成就。

这些资料是我们所和外单位的一些同志翻译的。由于我们对国外研究情况和对作者的政治面貌缺乏全面了解，难免有选择不当之处，因而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请同志们批评指正。由于这本资料集的编译比较仓促，对译文没有能进行细

7470 / 15

致的校对，可能有不少错误。仅供研究者参考，但不要公开引用。

本书承段宝林同志阅改，特此表示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983. 6. 1.

民族文学译丛

〈一〉

史诗研究

目 录

- 一. 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
..... (西德) 瓦尔特·海西希 (1)
- 二. 《格斯尔传的历史源流》一书的引言
..... (蒙古) 策·达木丁苏伦 (16)
- 三. 关于《格斯尔》研究的一些问题
..... (蒙古) 策·达木丁苏伦 (25)
- 四. 西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各种母题和内容索引
初探
...(西德) 卢道夫·卡舍夫斯基、白玛次仁 (29)
- 五. 西藏民间故事的史诗母题
...(西德) 卢道夫·卡舍夫斯基、白玛次仁 (43)
- 六. 西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新版本
..... 白玛次仁 (55)
- 七. 《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结论
..... (法) 石泰安 (72)
- 附: 石泰安《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一书
简介..... 陈宗祥 (103)

- 八. 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埃黑利特——布拉嘎特)一书的序言……(苏)M·II·霍莫诺夫(122)
- 九. 在蒙古和布里亚特流传的《格斯尔传》
……………(苏)E·O·洪达耶娃(166)
- 十. 十九世纪中叶吉尔吉斯史诗的情节和人物
……………(英)亚瑟·哈托(174)
- 十一. 史诗《江格尔》研究现状
……………(美)阿拉什·伯尔曼什诺夫(206)
- 十二. 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
……………(苏)JI·C·布尔奇诺娃(247)
- 十三. 史诗英雄的幻化
……………(法)鲍里斯·希克洛(271)
- 十四. 亚洲英雄史诗在匈牙利民间文学中的表现
……………(匈)劳仁兹(306)
- 十五. 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
……………(美)伊尔塞·洛德——西
尔托特斯(320)
- 十六. 论蒙古民间叙事诗及民间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苏)C·IO·涅克柳多夫(334)
- 十七. 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
……………(西德)瓦尔特·海西希(352)
- 十八. 对蒙古史诗母题的研究
……………(美)尼·波柏(376)
- 十九. 蒙古史诗中的天鹅姑娘
……………(美)尼·波柏(384)

二十。以贫苦小伙子形象出现的英雄

……(美)·伊尔塞·洛德——西尔托特斯(394)

二十一。蒙古史诗中的“巴嘎图尔”(英雄人物)

——蒙古民族英雄传记的传统题材——

……………(西德)维罗尼卡·菲特(409)

二十二。蒙古盲艺人的全套故事

……………(英)包顿(414)

二十三。关于《苏联各民族史诗》丛书中史诗作品选译
与刊载的几项原则(以突厥语民间史诗为例)

……………(苏)A·C·米尔巴达列娃(432)

二十四。论《苏联各民族史诗》丛书各卷的筹备

……………(苏)H·C·斯米尔诺娃(446)

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

〔西德〕瓦尔特·海西希

导 言

1. 黄狗的驯服

2. 调换新娘

格萨尔话题传播于布里亚特蒙古族中，主要是由于1716年北京蒙文本刻版《格萨尔王传》的七章，和《与安杜尔木·蟒古斯打仗》、《英雄复活》两章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是由布里亚特的关于格萨尔的长篇叙述史诗证实了的。由于劳仁茨对布里亚特语《格萨尔王传》手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布里亚特地区……仅有九章出自文学的格萨尔是为人熟悉的”^①。他认为“对文学的格萨尔来说依据同样是在收集到的布里亚特语的《格萨尔英雄叙事诗》中，……确知为仅仅是出自这九篇文学的格萨尔的异文”。通过乌兰诺夫^②与米哈伊洛夫提出的布里亚特语的《格萨尔史诗》与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萨尔王传》两者主题思想近似的情况，劳仁茨的观点获得了证实。

由于参考了其他的布里亚特的英雄史诗，布里亚特演唱家们采用的《格萨尔王传》各篇章的主题，很可能不限于1716年蒙文本刻版，这是很显然的。所以，既有著名的布里亚特演唱家伊米根诺夫所唱的布里亚特史诗，也就是1905

年扎木萨拉诺搜集的内容丰富的《叶仁赛》史诗④，和年青的萨满巫师巴尔达哈诺夫演唱的相同年代的《桑好台莫尔根夫》⑤，也就是在1906年塔仁特夫所唱的《阿尔坦·萨盖夫》。说明在流行于布里亚特的史诗的主题里保存着的事实，至今尚能在藏文《格萨尔王传》译本里得到证实。

不仅在《叶仁赛》的第7976—8081行里，而且也在《桑好台莫尔根夫》321—415行里都叙述了一段有关黄狗驯服的插曲。通过英雄使一位少女代替出奔的新娘和真象暴露的古老情节，这也在《阿尔坦·萨盖夫》史诗里叙述过。这两个近似的情况，既不存在于1716年蒙文本刻版《格萨尔王传》里，在所谓的《续篇》里也找不到，其本身乃出自藏文的《格萨尔王传》的译本。大卫·尼尔与云登喇嘛⑦记载北方康区方言译本，有藏族“黄狗的驯服”的情节。赫尔曼⑧翻译的安多方言藏文本内，记有“调换新娘”的历史。又与蒙文的《世界大雄狮全传》有密切的联系。

一、黄狗的驯服

当人们从北京版的《格萨尔王传》第二章《祈祷书》⑩与第十、第十五章《法服》⑪都叙述了黑色斑点老虎被杀的情节⑫。已看到赫拉克勒斯神话（希腊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业——译者）所运用的主题思想了⑬。知道现在藏族《格萨尔王传》所说的征服荒原，以及康区方言版本所特有的以人饲虎故事秘密的揭开⑭，那是使用了老的素材和广泛流传的主题思想：关于王后向国王建议清除反对的人或规定求婚者捕捉凶猛的野兽并将它们驯服或杀死的任务。

“这里是康方言区版本记载的（这是大卫·尼尔女士的

《超人岭格萨尔王》一书的第七章的内容，句与句之间是不连贯的——译者）格萨尔当铁匠铺青年学徒时期的那些形象，他是霍尔王廓尔喀抚养成人的，霍尔王采纳了王后的建议和布置引虎出山进行捕捉的任务。格萨尔询问铁匠师傅的女儿噶萨什么地方有老虎出没。以后她劝说格萨尔吐露真情。他在过去的一年里，就想杀死霍尔王。她说在那山野的森林里有红色老虎，格萨尔的异父同母兄弟狄谦能召老虎来，你若扮成他的模样喊虎，这只虎就来到你的面前。格萨尔与噶萨分手了。

格萨尔就按照吩咐的话来作，他到达山区以后，就改变成为异父同母兄弟狄谦的外貌，进入森林把老虎召引出来，用天上掉下来的剑把老虎杀死，剥了它的皮，把虎皮藏在袍子里面。

然后，他把天上的另一个友爱的异父兄弟弥塔玛巴变为老虎，他把重铁链套在老虎的脖子上，带到乡间。在格萨尔曾当学徒的铁匠铺，也就是他曾显露国王原形的地方。格萨尔禀告廓尔喀王老虎要吃人的事。可是老虎拒绝这么做，它咆哮起来，最后吃掉了一个大臣。国王躲到屋里去了，于是小徒弟就将老虎捆在房子前面，廓尔喀饿了三天，不敢出来。

这个时候找不到小徒弟了，三天以后他又回来，国王命小徒弟放虎归山来解救他。在野外小徒弟（格萨尔）叫变成老虎的异父同母兄弟弥达玛巴回到天堂去，他自己独自回来，然后向国王禀告在中途老虎向他袭击，因此必须把老虎杀死的情况。为了了解国王是否需要虎皮来制革，格萨尔把藏在袍子里面的皮子拿出来。

在布里亚特的《叶仁赛》史诗中，嘎扎尔巴彦汗命令英雄

罕·苏格陶夫(以下简称苏格陶夫英雄——译者)，他也就是已经九十五岁的叶仁赛的儿子，去完成一个任务。并且巴彦汗要娶叶仁赛的女儿为夫人。叶仁赛带着小黄狗生活在东海之滨。可是女儿没有回家来⑩。他用狗看家。

(下面的引文乃是情节梗概，句与句之间是不连贯的一译者)。“当那拉寒台吉公主听见这个嘱托，她劝阻和警告苏格陶夫，这条危险的狗已经害死不少英雄了。又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新娘，但是苏格陶夫没有把她留住。公主对他说，这条狗离这里有一天多的路程，在很远的地方活动，它生活在三个大的山谷里。公主的父亲嘎扎尔巴彦汗得意的看着，在英雄的后面骑着马继续前行，因为他相信他的狗会把不受欢迎的求婚者杀死的。但是苏格陶夫先登上天空，他在那里请七个铁匠打制了一条坚固的铁链，用螺丝把三个铁环拧紧。起先两个铁匠由于有别的任务，他们拒绝完成这项工作。苏格陶夫就用魔力把他变成斜眼和独眼。在那时他自己赶快打制链子、脚镣和口环。然后苏格陶夫把这些器材送到黄狗那里。他们商量用链子、脚镣和口环把狗捆住，到捆紧的时候这条狗就跌倒了。只有叶仁赛的儿子能胜过这条斗败的狗，它不断地央求直到把口环的螺丝放松一些为止，并且得到黄狗的感激，它再也不闹了，苏格陶夫又把狗脚镣去掉，能使它跑的很好。此后英雄对黄狗说，嘎扎尔巴彦汗想继续饲养你一年，他再把你我分开。当巴彦汗知道苏格陶夫回来了，就派两名卫士迎上去，为了向苏格陶夫传达禁令，禁止黄狗到处乱跑，否则庭院要遭践踏，巴彦汗也就要遭难，那么苏格陶夫也当不成女婿了。当作饲料用的两个差役伴随着黄狗来到巴彦汗那里。他把黄狗系在大殿的前面，

然后进殿向巴彦汗禀报，他斗败了黄狗。当巴彦汗看到外面的狗的模样，他就失去知觉晕倒了。可是英雄神态也表现为震动的状态，巴彦汗要求苏格陶夫尽快的放狗归山。以后英雄把巴彦汗畜群的四分之一喂了狗，并且把狗驯服了，然后放狗归山，巴彦汗对他的帮助表示感激，如果苏格陶夫有困难，当依结盟兄弟誓言相报。”

在布利亚诺的《桑好台莫尔根夫》史诗里谈到了未来的岳父乌哈·罗萨汗，他就是想向已被杀死的桑好台的妹妹爱尔黑不希·诺贡·都赫依求婚的那个人。他曾向桑好台布置了一个带有考验性的任务，为了防护强盗增多的危险，命他把疯黄狗嘎尼克·沙拉·诺阿依送到人类世界①7。

“假装求婚的桑好台离开的时候，妹妹骑马带来了三个天上的铁匠，和为了捕获前额带有斑点的牺牲品（指老虎一译者）的三个古老的器具，其中有打制的重链子和脚镣。这条疯黄狗吞食了方圆一天之内可到的地方的一切活物，当少女来到的时候，它正躺着打鼾。这声音被桑好台听到时，桑好台的金色的生命之箭刺入狗的咽喉，它立刻哀求救命。妹妹告诉罗萨汗的女儿那布希·诺贡通过巨人的帮助是能使已死的桑好台复活的，她也把狗带到罗萨汗那里，也想再把狗放走。然后妹妹从罗萨汗马群里取了一百匹马喂狗。这条狗感谢她履行援救的诺言，如果将来需要用它去反对敌人，它就立刻出发。”

这两个文本的情节证明了是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遗存，来自康区方言版本所说的关于老虎驯服的主题思想，显然不是直接引入的结果，因为两个演唱者所使用的黄狗狂暴的特点是一句空话，在康区方言的译本里是找不到的，可是

在1716年于北京刊印的大部头蒙文《格萨尔王传》的第二章《祈祷书》里，有关于格萨尔对黑斑老虎斗争的叙述，同时也在《法服》的文本里使用了：

它能看到远离一昼夜路程的人，

它能吞食方圆一天路程之内的一切活物^⑮。

这样的说法也几乎是伊米根诺夫演唱的《叶仁赛》的诗句（7840—7843行）。在同一首史诗的前面，6352行，伊米根诺夫也用了同样的诗句，（老虎）出没在一天多路程的地方，而且全部诗句也在6355—6364行里：

“这一千零八个头颅

米吐莱因·沙拉·鳞喀得海

它的咽喉开得宽、吞食着一切

它巨大的上颚骨

抵达天边

伸展到碧澄（原文作“高亮”一译者）的天空

它吞食一切在（腹）中

用它的巨大的下颚

将宇尔根·詹比大地的硬皮刮掉”^⑯

这种类似的情节在巴达卡诺夫演唱的《桑好台》^⑰里有黄狗的描写和同样使用了出自《法服》篇章的格萨尔同黑斑虎斗争的诗句：

“用上面的兽唇

搅动着天空

用它的下唇

活动在金色的地上”

在1716年的蒙文《格萨尔王传》第四章里也有相似的说

法，有关于巨人妹妹大开其口的情节：

“她上面的巨齿触动着苍穹

她下面的巨齿触到金色地球”

那些异文必是创作的著名诗句的变体，在《格萨尔王传》第十一章《法服》包括有蠢人转变的内容，这个特点常使用在巨人妹妹的身上：

“上面的巨齿

掉转来向下

下面的巨齿

转过来朝上”

在1716年北京的《格萨尔王传》木刻版第四章内也有同样的表达形式^{②4}，诗句已略有变更：

这里与伊米根诺夫和巴达卡诺夫自1716年蒙文《格萨尔王传》吸收的一个相似的短语非常接近的。比较后可证明西伯利亚突厥族的萨满教的祈祷是不可能创作这些的。在拉德洛夫的《阿尔泰·客什》1866行里有一个相似的诗句，描述一个巨大怪兽吞食着猎获物：

“它用上面咀唇触天

用下面咀唇按地”^{②5}

在库曼丁人的萨满教的歌唱中有相似的词句^{②6}。然而不能认为，蒙古人象阿尔泰人那样，先接受了描写猛兽的诗句的宗教思想而后把它用在格萨尔王传之中并以此使这些内容为人所熟悉。宁肯持相反的看法：蒙文格萨尔王传也采用了习见的刻板式套语而且布里亚特歌手对此也不陌生，因为这些内容就出现在萨满教的歌唱中，所以这不是直接来自蒙文格萨尔的证据。

来自安多和康方言区的两个藏文译本包括有驯服狮子的情节，关于天上出现七个或三个铁匠的情况在以前的布里亚特蒙古史诗中没有什么改变^{②7}，又与1716年蒙文本第三章是相同的。在满族皇室的宫廷里可找到七个秃头铁匠^{②8}，最后格萨尔参与了恐怖的活动，将他们杀死后，用他们的头颅顶盖做了七个酒杯。在那里以前记有咒骂两个拒不接受任务的铁匠的类似题材。在依米根诺夫的《叶仁赛》史诗中是有这个情节的。格萨尔运用了威严的幻影制服了一个爱聊天的铁匠。施密特的《格萨尔王传》译本说明当时场合关于“处理这些……由于恐怖而陷于迷惑”^{③0}而再得到自由。不是对铁匠的惩罚，这个主题思想尚在巴尔达哈诺夫演唱的《桑好台》史诗所说的格萨尔运用魔法的章节里保存着。对于抛弃了七个铁匠的说法，这里仅仅用了三个数目。因误认少女都赫依为桑好台，而相互调换位置。

依米根诺夫版本还是与藏文康方言区版本接近的。康方言区版本说廓尔喀王看见老虎就躲到屋里，在伊米根诺夫本说汗王立刻晕倒了，而在《桑好台》史诗里缺少了。康方言区版本说吃了廓尔喀王的大臣，在《叶仁赛》史诗说吃了巴彦汗的两个差役，而在《桑好台》史诗里则说仅喂了罗萨汗的一百匹马。通过那些独特的扩大与改变的情节过滤，可以证明绝大多数是在以往的时候就有的。

二、调换新娘

主题思想的巨大变化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也由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从一个歌手到另一个歌手的流传。美丽的岭国少女去调换霍尔王廓尔喀渴望得到的夫人珠牡的情节就表现出来了。在藏文安多方言区版本《岭

格萨尔王传》有这个历史情节^{③①}，也存在于《世界大雄狮传集》^{③②}第十六章内。达木丁苏伦已在1957年^{③③}讲明这一章的内容是不足的。说明这个历史发生在岭国^{③④}与霍尔（黄维吾尔）大战后的和解期间，因失败了的格萨尔离去而发生的。

“强有力的霍尔士兵追击岭国部队，他们逃亡在外已达五个月了，生活用的禾草和木柴消耗完了。岭国的文物也毁灭了，高傲的查尔干为岭国的最高统帅，把珠牡交给了敌人，格萨尔问明夫人不在的原因，就着手于调换和战争。他引诱一个像貌与珠牡相似的少女，将她送往霍尔国廓尔喀的宫邸。以后通过珠牡恳切地劝说后，受感动的少女郭姜就按计行事，虽然她害怕卡德和超同的告密。她高兴地带着十二驮子的礼物和行李，由三个贵族出身的少女和三十个女伴随行，把她护送到霍尔国的宫邸。令人相信的是格萨尔夫人在退却以前由于患病她的手不能动了。只有卡德深表怀疑。实际上与格萨尔有仇怨的叔父超同把情况写在黄纸上，然后用箭射往霍尔国的宫邸向廓尔喀告密，也就是他配置一个侍女在珠牡的身边。这件事导至重开战争”。

《调换新娘》的这个情节，既不在1716年北京大部头蒙文版里，在所谓的蒙文《续篇》里更找不到。然而在布里亚特的《阿尔坦·沙盖夫》史诗中却存在，当中有些其他题材引自1716年北京蒙文版，例如：发现有六个姆指的弓箭手吉尔古敢·额尔黑图的形象，是来自1716年北京大部头的蒙文版《格萨尔王传》第五章^{③⑤}，其中阿尔坦·沙盖是吉尔古敢·额尔黑图·吉尔古岱莫尔根^{③⑥}的继续——继续出现在史诗核心的主题里。

“在阿尔坦·沙盖·莫尔根角斗和赛马以后，那喀岱·巴

汗同意把女儿鄂仁·塔尔巴吉兹嫁给沙盖。并派遣一个侍女把塔尔巴吉兹的父亲为她选定的未婚夫的外貌告诉她。被阿尔坦的容貌所吸引，侍女一去，三天后当她回来的时候，她解释说由于新郎的丑陋和臭气扑鼻，所以她长时间不在家，又呕吐不止。为了抗婚塔尔巴吉穿着羽衣飞上天了。在新婚之夜女儿仍无下落。巴彦汗和妻子不知所措。人们设法把这个侍女尽可能打扮得漂亮些，在她粗糙的皮肤上擦点油脂，把巴彦汗女儿的最美的衣服给她穿上，把首饰给她戴上，伪装为美丽的塔尔巴吉嫁给新郎。准备完毕，就举行了婚礼。嫁给沙盖依的侍女扯了三次谎，她给沙盖依缝制了一件大衣，实际上是塔尔巴吉缝的。她品行不端而又酩酊大醉。由于大衣最上面的扣子掉了三次，沙盖依感到惊奇，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佯装出猎就走了，以后他变成一只苍蝇，出现在塔尔巴吉和两个穿着羽衣的同伴之间窃听秘密。他们脱下身上的鸟式服装，开始缝制新的锦缎衣服。当姑娘们做好了这些衣服，鸟式服装仍穿在身上时，沙盖依就飞到屋里，恢复他原来的形象，开始与塔尔巴吉角斗。在角斗中他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与冒充新娘的侍女曾共同生活过一个时期而玷污了自己。塔尔巴吉本来能够逃走，由于沙盖依扬言要杀死她的双亲，她被吓住了。这种威胁使她感到害怕，塔尔巴吉就向着家乡走去，并且把化装为猎人的沙盖依也带到宫里。他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塔尔巴吉的身边。喝醉了酒的侍女也在早晨回来了，她看到真正的塔尔巴吉表现出无力的样子，睡在沙盖依的身边，以后侍女就离开王宫。可是塔尔巴吉却抓住了她，把她的衣服撕碎了，扎了两把扭带；将其余的扔掉。然后她吩咐沙盖依把所有的渣滓打扫干

净，她骤然间打了沙盖依两记耳光，又扯破了（化装猎人用的——译者）那件黑衣服。这以后他们和解了，美丽的塔尔巴吉和沙盖依终成眷属③7”。

调换新娘的母题基础是由四个广泛的母题密切联系和丰富起来的：使用的鸟式服装是来自传遍全世界的所谓天鹅少女的母题③8。同一个新娘角斗的类似母题，也出现在《矮人家族之歌》的综合性故事里，有西格弗里德的代表贡特与布伦赫尔德的角斗③9，〔或称《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十三世纪初著名的民间史诗，记述该国王子西格弗里德施用魔术制服了布伦赫尔德，后来她从西格弗里德妻子克里姆希尔特处学习魔术，杀死了西格弗里德。布伦赫尔德终被贡特制服——译者〕然而在1716年的北京蒙文版《格萨尔王传》里也发现有格萨尔与好战的女骑士〔是指传说的小亚细亚的好战的女人族，一说即指斯基泰族——译者〕阿朱·莫尔根④0的战争。先变为一个苍蝇进行窃听④1，与随后关于呕吐不洁之物，也就是象征不洁净的黑色物质的母题，这个母题在蒙文《格萨尔王传》里是以格萨尔④2忘记吐出黑色巴干食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关于“调换新娘”课题的组成，详细阐述的已有三个单独而又近似的母题，在1716年蒙文《格萨尔王传》中已经得到证明。然而这个母题的基础没有在1716年版本中发现，但在藏文《格萨尔王传》里及布里亚特版本内都可以见到这个世界闻名的传说，所以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 释

1. 《在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和列宁格勒的格萨尔王传的异文》，发表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OH, 1972年